

文化、种族与性别——论《中性》的多重混杂性

刘家纳^{1,2} 范一亭²

(1.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广州 510520; 2.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00083)

摘要:《中性》是美国作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在《中性》中,混杂性概念贯穿整部小说,尤其是在文化、种族以及性别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文旨在探究小说中“两希文化”的文化杂糅、移民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族融合,以及中性人卡尔身上介于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混杂。通过文化、种族与性别的多重混杂性,尤金尼德斯打破了强弱文化、优劣种族与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并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混杂性,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供弱势群体自由生存、发展、充满可能性的“第三空间”。

关键词:《中性》;文化;种族;性别;混杂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5)10-0045-09

Culture, Race and Gender—Hybridity in *Middlesex*

Liu Jiana^{1,2} / Fan Yiting¹

(1. Xin Hua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2.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iddlesex* is the winner of the Pulitzer Prize for Novel written by Jeffrey Eugenides. The idea of hybridity penetrates throughout the whole novel, especially in the respects of culture, race and gender.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hybridity of Hebraism and Hellenism, racial hybridity brought by immi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der hybridity of male and female in protagonist Cal. Eugenides shatters the binary oppositions in culture, race and gender and creates a third space for the marginalized to live and develop freely through the cultural, racial and gender hybridity.

Keywords: *Middlesex*; culture; race; gender; hybridity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中性》^①(*Middlesex*)获得了2003年普利策小说奖,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2014年初被《今日世界文学》收录为“25本激发世界的图书”之一(2014: 27)。“尤金尼德斯对自己希腊裔美国人这一背景身份十分忠实,他的大多的戏剧魅力正是蕴含在此,并且从中流露出来。”(Wood, 2002)作为一个希腊裔的美国作家,尤金尼德斯不断地用自己的文字探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混杂性,尝试解释和关怀美国移民的身份认知问题。《中性》讲述了一个移民到美国的希腊家庭的三代人的故

事,既是一部成长小说,也是一部希腊裔美国人的家族史。在《中性》中,尤金尼德斯继续了自己对于混杂性文化的探索,并在其中探讨了种族和性别等问题。

评论家约翰·奎因(John Quin)赞叹说尤金尼德斯的作品和拉什迪的作品一样生动(Quin, 2002: 975)。《中性》出版之后也立即获得了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②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研究略显欠缺。除却对于尤金尼德斯和《中性》的内容介绍以外,国内只有少数学者对小说中的几大主题进行了分析。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对小说中的混杂性主题的重视仍显不够,本文主要探讨

[基金项目] 北京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础研究与人文学科发展基金(BR-B)”项目“外国文学文化与翻译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为FRF-BR-16-009B。

[收稿日期] 2015-06-23

[作者简介] 刘家纳(1989—),女,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任外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范一亭(1975—),香港浸会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小说、西方文艺与批评理论。

《中性》中出现的多重混杂性主题——文化混杂性、种族混杂性以及性别混杂性。

在《中性》中，文化混杂性主要体现在希腊种族所代表的希腊文化（Hellenism）和美国所代表的希伯来文化（Hebraism）混杂而产生的文化推动力这一方面；种族混杂性主要探究混种人对“优等种族”和“低劣种族”两个概念的反叛；性别混杂性旨在探索混杂性别在打破两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在社会认知与自我认知之间起到的调和作用，并以此说明混杂性别所具备的能动性。文化混杂性、种族混杂性和性别混杂性三方面的主题在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并共同融入以主人公卡尔为代表的主要角色身上。这种融合正如弗朗西斯科·罗德里德斯所言：“他（卡尔）既是一个叙述者也是个角色；既是一个希腊人也是一个美国人；既是一个男人也是一个女人。”（Rodríguez, 2006）小说通过人物的选择和家族命运的叙述塑造了“混杂性”这一概念，对于再现当代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混杂性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阐释文化的含义时称，这个词是英语语言中含义最为复杂的几个词之一（Williams, 1985: 87-93）。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又产生了新的文化，继而赋予了“文化”这一词更加深刻的意义。杨金才教授在分析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时指出，新世纪美国小说家们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战争、灾难、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主题特征（杨金才, 2014: 6）。《中性》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在小说中，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之间产生了摩擦，并且，在这两种文化交锋的过程中诞生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混杂性文化不仅调和了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长久以来的对抗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法。

马修·阿诺德（Mathew Anorld）认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整个世界就在它们的影响下运转。”（Anorld, 2008: 97）希腊和希伯来

两个种族分别完美地继承了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形成了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对于两种文化的继承，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则指出：阿诺德意识中的两种文化和两个种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Young, 1995: 60）。因此，在《中性》中，身为希腊种族的卡尔一家人身上所继承的理所应当是希腊文化，而在祖辈大多数人是清教徒的美国人身上则保留了大多数的希伯来文化。

截然不同的文化持有者在小说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从移民到美国的斯蒂芬尼德斯家族的前两代人来看，他们或是对希伯来文化有着疯狂的热忱和向往，或是对希腊文化过于坚持和保守。小说中斯蒂芬尼德斯家族里的左撇子和米尔顿，身为希腊后裔，本应该继承希腊文化的两人，却不遗余力地追求着美国文化，或者说，追求着阿诺德口中“被希伯来化”（Anorld, 2008: 193）的美国文化。左撇子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功地融入美国文化，而他的儿子米尔顿，终于成了被希伯来化的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斯蒂芬尼德斯家族的另一人却与两人站在文化的对立面，她就是希腊文化的忠实守护者戴思德蒙娜。在她身上，“意识的自发性”（Anorld, 2008: 100）等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希伯来与希腊精神主导的希伯来与希腊文化在这个家族中不断地碰撞、冲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融合。最终，在这个移民家族的第三代人卡尔身上，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近乎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生成了混杂性文化。

混杂性这一概念始于生物学，随后在19世纪逐渐地被应用于语言学研究和种族理论中。在混杂性概念发展的初始阶段，它有种族混合、越轨等消极的含义。而后，它的概念和后殖民话语产生联系，用以研究混杂性对于身份和文化产生的影响。随后，它又被用来作为反本质、反中心、反霸权的重要概念，因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扬等著名学者都曾给予“混杂性”这个概念积极的意义，正如巴巴所定义的第三空间一样，他们认为混杂性中充满了希望和可能（Bhabha, 1990: 211）。小说《中性》中，混杂性文化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而左撇子、米尔顿和戴思德蒙娜所代表的单一文

化中则充满了弊端。

当左撇子的双脚踏上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之时,他就开始从各方面改造自己和戴思德蒙娜,力求融入美国文化。从最初哄骗妻子剪断充满希腊气息的辫子开始,左撇子逐渐陷入了对美国文化的狂热之中,但是却终究没有被美国社会完全接受。在他工作的福特工厂的演出中出现了十分有象征性的一幕:身着代表着各个国家衣服的工人们跳进熔化炉,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变成了一样的服饰,挥舞着美国国旗(Eugenides, 2008: 126; 以下仅标注页码)。表面上看似他已经被同化成了美国文化的一分子,但实际则不然,他没有真正懂得美国文化,只是奉行了阿诺德所说的“虚假的希伯来精神”(Anorld, 2008: 166),只知道将目光放在金钱与物质上面。疏远了本身的希腊文化,又没能真正被美国社会所接纳,左撇子最终在投机的赌博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所有的资产,走进了身无分文的老年时代(249)。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左撇子老年时代因疾病记忆退化,曾经辛苦所学的英语尽数忘记,身上只残存了曾经被他抛弃的希腊文化。这种叶落归根的结局似乎是作者在暗示世人不可抛弃本民族文化。

与左撇子一样追求“虚假的希伯来精神”的米尔顿则不同,他比父亲左撇子更加彻底地抛弃了希腊精神,最终也没有回归希腊文化的怀抱。从青年时代的米尔顿身上还略微能够找到希腊文化残存的影子,比如他用充满希腊文化的海格立斯石柱当作自己热狗摊的标志性建筑物(331),但是随着越来越深入地追求金钱和利益,米尔顿已经完全误解了美国文化,他眼中的美国文化正是阿诺德所批判的希伯来文化中的错误观念——富有便是伟大和幸福的证明(Anorld, 2008: 14)。抛弃了原有文化,又看不清真正美国文化的米尔顿同样得到了惩罚。被希伯来化的美国文化蒙蔽了双眼的米尔顿错误地认为追求到了物质财富就是美国文化的全部,于是最终被成就了他的金钱夺去了生命——在追回赎金的过程中车毁人亡。

关于小说中的希腊文化,阿里斯蒂·格伦德尔评价道:“如果说梅尔维尔在《莫比·迪克》中将捕鲸行业进行了整合,那么尤金尼德斯在《中

性》中对希腊文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Trendel, 2011)然而,单一的希腊文化也并没有为迷茫的希美后裔指明出路。一心追求美国文化的左撇子和米尔顿未得善终,而戴思德蒙娜也因为对希腊文化太过于执着而毁掉了自己本该美好的生活。虽然和左撇子一同来到美国,但是和左撇子不同,她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的一切都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她拒绝一切和希腊无关的东西,逐渐与世隔绝。在她眼中,希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美国的一切都是可怕的、陌生的,于是她拒绝与他人交往,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是在左撇子的逼迫下才走出家门去赚钱养家。这种对美国文化的拒绝随着她的年龄增长愈演愈烈,终于在丈夫左撇子去世之后,她极端地将自己锁在了卧室,一日三餐由人送入房间,对家庭再也不管不问(326)。对美国文化盲目的排斥,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对本源文化过度倔强地保守最终使她过着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灵魂的生活,甚至祈祷着自己赶快死去(326)。

如阿诺德所说,在使人类达到完美和获得救赎这一方面,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有着同样的终极目标,只是思想方法与传统准则有所不同(Anorld, 2008: 97)。卡尔——一个在文化方面吸收了希腊精神中的“意识的自发性”与希伯来精神中“严正的良知”(Anorld, 2008: 100)的文化混杂体,最终获得了这种完美和救赎。在他身上,希腊精神中最为重视的理念“看清事物之本相”与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行为和服从”(Anorld, 2008: 99)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生长在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泾渭分明的家庭中,卡尔同时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他不像左撇子和米尔顿,对美国文化狂热追求,也不像戴思德蒙娜,对希腊文化过于坚持,在他的生命中,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希腊精神中“看清事物之本相”的理念在卡尔身上得到了很好的显示。在发现自己是中性人并且即将接受父母安排的手术这个现实之后,卡尔并没有选择对社会妥协,他很清楚地看清了事物的本相和自己本身。因为不想变的不是自己,他准备逃离,在离开之前留给父母的便条上,他愤怒地写道:“我并不是一个女孩,我是一个男孩。”(529)而后,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找真实自

我的旅程。正是这种能够认清事物本相的能力使得卡尔选择了做自己认可的人,而不是他人眼中的自己,也让自己过上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希伯来的强烈特性,比如“行为和服从”、“坚持和专注”(Arnold, 2008: 111)也很好地在卡尔身上。青春期时代的他尽全力融入群体,在种族动乱发生之时,只有他采取了实际行动去帮助他的父亲(291);在认识到了自己的特殊性别之后,他勇敢地付诸行动(528-529)……以上一切都可以说明,卡尔身上的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并没有相互冲突,它们在他身上近乎完美地结合着,这种混杂性文化所产生的推动力将卡尔引导向阿诺德所说的美好与光明。

作为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混杂体,卡尔成功地结合了两希文化、两希精神的最高思想和理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两种文化的针锋相对,而且体现出了巴巴等学者所说的混杂性中蕴含的多种希望和可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同文化之间会继续不断地碰撞和融合,文化的混杂性倾向也会逐渐地变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混杂性让人们明白传统的文化的‘原始’和‘纯洁’是无法维持的。”(Holmes, 1902: 37)正如在小说结尾处,卡尔对他的祖母保证他会有很美好的生活(638),从卡尔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混杂性文化的未来也将会是光明而美好的。

二、种族混杂性

关于种族的定义,杨指出,种族是通过文明标准而被定义的,而早先关于文明的最高级别就是欧洲的白种男性(Young, 1995: 94)。种族与文明的标准据此而评定,等级分明。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移民运动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纯种”的种族在不断减少,而混种人无论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都越来越占据优势。在《中性》里,卡尔的祖先移民进入美国,经受了种族歧视,经历了黑种人、白种人之间激烈的种族斗争,同时也见证了混种人在“优等种族”和“低劣种族”之间起到反叛作用的独特魅力。

虽然都是白种人,但是白种人自身“并不稳定和纯粹”(Cutter, 2011: 5-12)。在踏上美

国这片土地之前,左撇子和戴思德蒙娜所代表的外来种族就受到了严格的审核,他们要经过验证,看看是否属于对美国“民族的特有结构构成威胁”(88)的东欧和南欧的劣等民族,是否属于“三十三种不受欢迎的人”(88)。这种对种族严格的审核是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最初表现。随着卡尔祖先在美国的定居,他们也遭受了越来越多的种族歧视,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对左撇子的家访。“他们时而打开锅子盖,时而打开烤炉门,时而查看垃圾桶”(122),并且问左撇子一些最基本的卫生情况,好像把他当成未开化的野蛮人。面对检查人员看似礼貌的询问,左撇子只能无助地申明“我们是文明人”(123)。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卡尔的祖先受到来自所谓“优势民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其他的民族,尤其是黑人种族,心怀歧视,这一点从戴思德蒙娜极度不情愿为黑人工作(165)和米尔顿禁止卡尔交黑人朋友(277)两件事情上可见一斑。虽然卡尔家人对黑种人心怀芥蒂,但是并没有做出实质上的伤害行为,而属于“优势种族”的白种人,却在黑种人的精神和肉体上都施加着压迫。根据戴思德蒙娜对黑种人居住区的回忆,这些黑人种族不仅被驱赶到了城市的边缘,而且居住环境极其恶劣。小说中也多次提及了白种人对黑种人精神上的侮辱(193)和肉体上的暴力(202)。在长年累月的种族歧视、种族压迫之下,黑人种族开始产生反叛思想,这种骚乱在“黑人所受凌辱伤害到达极点”(285)的1967年7月,终于爆发。这场暴乱持续4天,被称作第二次美国革命,在给底特律和美国整个国家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之后被镇压结束。在这次动乱中,米尔顿愤怒地质问一个黑人邻居道:“你们这些人都怎么啦?”对方给了他一个简单而富有哲理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你。”(295)这说明黑人群体已经开始领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来自于白人的种族压迫、种族歧视才是一切动乱的根源。

诚然,这次种族暴乱的确是可以视作黑人对种族歧视的反抗,但是它对黑人精神上的觉醒作用并不大。正是在这黑、白种族相互敌视的僵局中,混种人呐喊出了反叛的声音,打破了以欧洲

种族为文明衡量标准的虚假的种族等级观念。

《中性》中的法德神父就是一个混种人的代表。他自称是黑种人和白种人的混血，并且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向众人传道。在传道中，他颠覆了“白人优等”、“黑人低劣”这一既定意识形态，把白种人称作“蓝眼睛的魔鬼种族”（187）。他还从黑种人和白种人的生理方面进行比较，从各方面论证了白人种族不如黑人种族（188）。法德的传教在黑人群体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他将自己的反叛思想注入他的信徒群体中，影响之大甚至连心存怀疑的戴思德蒙娜最终都不得不在现实面前认可他的观点。长年累月经受着不可言说的痛苦，此刻的黑人种族迫切地需要一种怀疑的力量，去质疑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去建立一种自信，而法德这个混种人恰好就喊出了黑人种族最需要的声音。

威廉·霍姆斯（William Holmes）在他的著作中论证了不同种族可能的发展趋势，给出了这样的总结：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种族分离、种族的特有性、种族差异性会逐渐结束，最终，世界会迎来一个全面的种族融合（Holmes, 1902: 389）。卡尔的身上也有着类似的种族融合的暗示。在研究者看来，卡尔与日裔美国人菊池·朱莉的关系经常受到“肤浅的对待”（Hsu, 2011: 88），实际上，这段关系也是另有深意。罗德里格斯指出：“在卡尔的叙述中，他正试图和一个日裔美国人建立关系，这也是种族混杂的例子。”（Rodríguez, 2006）由此也可以看出种族之间的结合愈发普遍，几乎无处不在。霍姆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混种人的诞生、种族差异的消失，社会上的种族等级与种族优劣观念也将随之消解，混杂性种族则会成为最终所有种族的归宿（Holmes, 1902: 389）。

小说中，卡尔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曾经凭着一张脸，人们总能说出他的国籍，外来的移民终止了这种现象；曾经看一个人的鞋子能够说出他的国籍，而商品全球化又终结了这种现象（47）。这种分辨不出种族和国籍的混杂性象征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种族混种人法德的诞生，最终，世界也许将进入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种族等级、种族优劣区分的“全面融合”的大同时期。

三、性别混杂性

性别主题是《中性》另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点。罗宾·霍沃尔（Robin Warhol）赞叹道，尤金尼德斯显然读了许多的性别理论，在小说中，这些知识在促进社会平等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转引自 Merton Lee, 2010: 32-46）。在男女两种性别中，女性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是弱势群体而男性则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老旧的两极分化不仅将女性划分为弱者，更是抹杀了除男女两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比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卡尔那样的中性人——介于男女两性之间，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性属。当代美国性别研究（尤其“酷儿”理论）的杰出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正是利用这种特殊的性属——中性，打破了社会施加在性别上的规范，摧毁了关于男女两性错误的意识形态，端正了社会对性别特殊者的看法。她不仅反对对双性婴儿进行强制的手术（因为双性人也是人类形态谱的一部分），还认为他们能够活得更好（Butler, 2009: 4）。

关于社会对性别和欲望方面的规范，摩根·福尔摩斯分析道，并不是欲望自身让巴尔宾（另一个中性人个案）成了男人，而是社会施加外部的压力，使得对异性有欲望的他“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男人（Holmes, 2007: 223-232）。巴特勒在《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中提到了性别规范，她说：“这种规范决定了可理解性，让某些做法和行为能够被承认，决定了相关社会事物能够被理解，定义了规定什么会、什么不会出现在社会领域内的尺度。”（Butler, 2009: 42）传统意义上对于女人的性别规范——软弱、以家庭为重、对丈夫服从等思想在戴思德蒙娜和特茜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戴思德蒙娜在移民之前就对左撇子悉心照顾，而后者则拿她辛苦编织的丝绸去卖钱招妓（34）；移民之后，她更是把自己的圈子缩小在了厨房范围以内，无时无刻不准备好饭菜等待左撇子、吉米还有他们生意上的伙伴不定时的到来（119）。而特茜身上则集中体现了软弱无力的特征：在种族暴乱发生，米尔顿为了保护家里财产生死未卜的时候，特茜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去帮助自己的丈夫，而是想到米尔

顿死后,自己应该如何再去嫁一个丈夫帮助她抚养孩子(290)。然而,女性遵循的这种社会规范却也并不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更是受到了男性的强迫。对于拒绝满足自己需求的戴思德蒙娜,左撇子的直接反应就是强迫害怕美国社会的她出门去找工作,以此来惩罚没有尽到“义务”的妻子(167)。小说中,大男子主义的代表人物吉米更是直接给他的妻子定下了应该遵守的规范:

“他总是告诉索梅利娜什么是她可以做的,什么是她不可以做的,对她的服装领口的价钱大吼大叫,吩咐她上床安歇,起床活动,开口说话,闭上嘴巴”(111)。

女性一方面按照社会规范去行动,另一方面被男性强迫着、监管着遵守社会规范,她们陷入了被男性掌控的性别二元对立之中无法脱身。但是,在小说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些女性,他们是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还有中性人。在他们身上,巴特勒的“性别的自主权”的概念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他(她)们掌控自己的身体、性别,挑战了男性的权威,打破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挣脱了社会规范对男性、女性的桎梏。

在日常生活中,女同性恋者索梅利娜在很多方面挑战了大男子主义者吉米的男性权威:她假装生病以此来推脱吉米对她在性方面的要求(111);她以玩笑的心态对待吉米对她的不公正待遇(106);她在吉米死后不久就停止“悲伤”,穿上了颜色鲜艳的裙子迎接新的生活(157)。而女性主义者梅格则用自己独特的思想影响了身边的人:她让爱财如命的父亲认识到他所做的事情是对工人阶级的压榨(384);她送给卡尔女性主义著作让她能够更了解自己(382);她甚至勇敢地直接质疑、挑战了卡尔家男性权威的代表——米尔顿(381-382)。虽然以上两种女性都在打破二元对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最终能够彻底消解二元对立的却是像卡尔一样的性别特殊者。正如巴特勒所说:“不论我们是‘性别麻烦’、‘性别混杂’还是‘跨性别’,我们都已经指出,性别有超出那种被自然化的二元结构的方式。”(Butler, 2009: 42)

中性人这种混杂的性别起初并不受到认可,无论是社会对性别的认可还是自我对性别的认可。戴福娜·奥瑟曼(D. Oyserman)指出,一

个人的自我是社会的个体,通过外在环境和他人眼光所构建出来的自我十分重要(Oyserman, 2004: 168)。卡尔在青春期时受到难以言喻的折磨正是因为他的“女性标志”没有像其他女孩一样开始发育,他在乎的是社会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卡尔的痛苦源于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发现自己是特殊的中性人之后,他的困惑更加深刻地折磨着自己。纵使重要,但是社会认可的身份不该是全部。小说中卢斯医生在对卡尔进行医学评定的时候不仅检查了他的生理性征,还考虑了他的心理性征——他是以男性身份还是女性身份看待自己的。由此可见,自我对性别的认知在身份认知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社会性别认知和自我性别认知方面,巴特勒也举出了变性人大卫·莱默的例子,说明了最终在性别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他人的、社会的眼光,而是自己的选择(Butler, 2009: 59)。

与大卫类似,对于一直想要获得他人认可的卡尔来说,发现自己是中性人对他打击极大。卡尔父母在和医生商量之后作出决定要保留卡尔的女性身份,这样卡尔就可以按照社会、他人对他的期望继续生活,但是当卡尔发现自己比起女性更多程度上是男性之后,他决定拒绝手术,做他自己。对于卡尔的决定,艾莉森·安德鲁(Allison Andrew)如此评价道:“社会可能会标记、迫害、暗示并且排挤那些不遵守标准规则的人,但是在巴尔宾(也是中性人)和卡尔身上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了摆脱社会禁锢的目光,逃离到隔离地带的欲望。这种欲望表明了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应该是独立形成的,不应受其他人想法的左右。”

(Andrew, 2009)最终,卡尔对自己的性别认知战胜了社会对他的性别认知。肯尼斯·沃马科(Kenneth Womack)赞叹道:“《中性》中,卡利俄佩的进化真相就发生在他决定接受的生理现实,决定作为卡尔开创一个新生活的时候。”

(Womack & Kani, 2007: 171)在男女两性的性别选择上也是如此,社会规范固然重要,但是并不能成为限制一个人成为男性或者女性的最终决定因素。对待自己的身体,要有“自治权”。对于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的探讨只是中性性别带来的启示之一,它对男女两性的意识形态的最大撼动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二元对立。

虽然大多数人对性别特殊者有诸多偏见,但社会上仍有许多理性的声音为他们辩护。小说中主持两性节目的主持人菲尔就曾面对观众说起中性人:“现在要讲一些并不怎么滑稽可笑的事。这些充满活力、无法代替的上帝的儿女。也都是人,希望你们除了别的事情,还要明白人就是这副样子。”(515)为了消除对中性人的误会,卡尔的治疗医生卢斯也对卡尔的父母解释,每个人生来的时候都是性别混杂体,带着潜在的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590)。卢斯医生这句话中的隐含意义或许是说拥有男女双重可能性的中性人是人类原本最真实的样子。拥有相似想法的人还有佐拉,她将中性人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提升。佐拉以身为混杂性别的人而骄傲,她曾对卡尔说她的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女人,并且拒绝被称为男人或是女人,她宁愿做一个两性人(592)。她对混杂性别的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她心中,混杂性别的人比普通要人高等、完整:

卡尔,两性人一直存在。一直如此。柏拉图说原始的人是一个两性人。你知道这一点吗?原始的人是由男性跟女性的两个半体所构成的。后来这两个半体分开了。所以大家老在寻找他们自己的另外一半。只有我们不用这样。我们已经获得了两个半体。(592)

她对混杂性别的人负面评价的颠覆对于卡尔和其他拥有混杂性别的人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和佐拉接触的过程中,卡尔得知了自己并不是唯一的特殊体,并且了解到在很多文化中混杂性别的人受到尊敬(592),从而获得了面对自身和社会的自信。其实,在卡尔没有认识佐拉之前,他就意识到了自己具备了一种特殊而神秘、能从男女双方思考与感觉的能力。吉斯·格森(Keith Gessen)在分析作者的叙事手法的时候指出,这种中性象征着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能够存在于所有的年龄和性别当中(Keith, 2002: 25-28)。卡尔的这种能力第一次浮现是在左撇子的葬礼上,卡尔感觉到:

这时,在我身上,就像一个网球天才未来所具备的一百二十英里时速的发球那样,已经潜伏着两性之间交流的能力,不是以一种性别的人的单一视觉观看,而是以两种性别的人的视角观看

的能力。(323)

而在卢斯医生的诊所里,卡尔再次感觉到了这种双性人的视角,他在看小型壁画的时候明白自己能够了解男人的急迫和女人的满足,他的头脑不再是一片空白(Eugenides, 2008: 525)。尤金尼德斯在一次采访中也提及中性人这种神奇的能力,他称这种男人能够明白女人感受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Schiff, J. A & Eugenides, 2006: 100-119)。在《中性》中,中性人的概念不再是消极的、受人鄙夷的,它变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充满希望与可能性的代表。卡尔成年以后的生活也可以被看作是中性人积极生活的例子。贯穿整个小说,在提及卡尔现今生活的时候,作者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卡尔生活充裕的信息:抽着顶级雪茄,穿着价值不菲的双排纽扣套装,脚踏着私人定制的鞋子(48)……这也又一次证实了巴特勒的观点:即使身为一个混杂性别的人,人也能拥有很好的生活。

关于《中性》的结尾,萨米尔·科恩(Samuel Cohen)评价道:这部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它让一切,即使是创伤,都在最终变得安然无恙(Cohen, 2007: 371-393)。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到了这种新性别的可能性,虽然还有很多亟待解答的问题,但是她仍然肯定了这种可能性的意义。她说:“对于那些仍在寻找可能性的人而言,可能性是一种必须的东西。”(Butler, 2009: 225)中性人作为混杂性别的代表,不仅如巴特勒所说,具有超越二元对立结构的模式,它还显示了一种超越既定思维模式的活力,充满了希望、可能与未知。

结语:超越多重混杂性

《中性》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它全方面、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文化混杂性、种族混杂性和性别混杂性对于边缘人士、弱势群体的意义,还在于它将3种混杂性结合在了一起,成功地融合在了中性人卡尔身上。正如杨诺拉·阿萨纳萨基斯(Yanoula Athanassakis)所说,卡尔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体,能够处于多种看似不可调和的身份的边缘,比如希腊和美国、男性和女性、主体和客体(Athanassakis)。在他身上,文化、种族、

性别三者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多重混杂性。

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还带来了种族之间的融合,而这种文化和种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被许多学者所探究。罗伯特·杨在《殖民欲望》(Colonial Desire)中说道,种族的也就是文化的,种族和文化一同发生(Young, 1995: 28)。他用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进行例证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之间不同的根源是由于种族不同(Young, 1995: 80)。由此可以推断,身为文化混种人的卡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种族的混种人。在他融合不同的文化使之达到和谐状态的过程之中,他也无形地调节了不同文化背后种族之间的矛盾,比如希伯来精神的特点是男性化的果敢决断的行动,而希腊精神则是女性化的充满弹性的思考(Young, 1995: 80)。如此,他将性别与种族也结合在了一起。卡尔身为一个混杂性别的个体——能够跨越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中性人,在抹消男女两性对立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种族之间的差异。

至此,《中性》将文化混杂性、种族混杂性与性别混杂性三者合而为一,赋予了混杂性更加全面的意义和更加强大的力量,使其在文化、种族、性别三方面发挥调解的作用,重构了以上三方面中的公平和公正。

无论是在文化、种族还是性别方面,通过人物不同的选择和命运,尤金尼德斯创造出了一个类似于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一样的混杂性空间——一个弱势群体能够通过混杂性概念得到反叛力量去为自身抗争的空间。事实上,尤金尼德斯的写作目的并不只是针对所谓的弱势群体,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谈到的,《中性》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小说,角色的经历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经历(Jacki Lyden & Eugenides, 2002)。《中性》的真正智慧之处在于它让每一位读者遇到了他们自己“内心的中性”(Plunket, 2002: 67),试图通过小说中的各种角色来和每一个人对话,来解决人类共同的身份认知问题。尤金尼德斯用自己希腊移民后代的特殊视角细致入微地探究了美国社会中的文化、种族和性别的诸多问题。在享受这本小说的过程中,读者也能够体会

到身为混杂性的人的经历和混杂性的魅力。

注解:

- ① 文中关于小说 *Middlesex* 引文的中文译文均出自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中性》,主万、叶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 ② 国外学者瑞秋·柯林斯(Rachel Collins)、瑞秋·卡罗尔(Rachel Carroll)、摩根·霍姆斯(Morgan Holmes)、克里斯丁·塞勒(Christian Siler)、莫顿·李(Morton Lee)等深入地研究了小说中的性别主题;阿里斯蒂·格伦德尔(Aristi Trendel)和黛布拉·肖斯塔克(Debra Shostak)等学者就小说中的身份认知的主题进行了探讨;帕特里夏·朱(Patricia Zhu)、斯蒂芬妮·舒(Stephanie Shu)、奥利维亚·班纳(Olivia Banner)等学者探讨了小说中的基因主题;肖斯塔克和F.C.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Collado Rodriguez)探究了小说中的文化主题。

参考文献:

- [1] Andrew, R. A. *Intersexed: A Critique of Limited Gender Identity in Herculeine Barbin and Middlesex* [D]. 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lemson University, 2009.
- [2] Athanassakis, Yanoula. "The American girl I had once been": Psychosomatic trauma and history in Jeffrey Eugenides' *Middlesex* [J].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011, 30 (3): 218.
- [3] Bhabha, K. Homi. *The third space: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211.
- [4] Cohen, Samuel. The Novel in a Time of Terror: "Middlesex",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07 (3): 371-393.
- [5] Cutter, J. M.. White and Not-Quite-White [J].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2011 (3): 5-12.
- [6] Gessen, Keith. Sense and Sexibility [J]. *The Nation*, 2002 (10): 25-28.
- [7] Holmes, Morgan. Cal/liop in love [J].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2007 (11): 223-232.
- [8] Holmes, W. H.. Sketch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robable destiny of the races of men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02 (3).
- [9] Hsu, Stephanie. Ethnicity and the Biopolitics of Intersex in Jeffrey Eugenides's *Middlesex* [J].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2011 (36): 88.

- [10] Lee, Merton. Why Jeffrey Eugenides' *Middlesex* Is So Inoffensive? [J] .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9 (51) : 32-46.
- [11] Lyden Jacki & Eugenides Jeffrey. Jeffrey Eugenides' novel *Middlesex* and how it deals with the subject of the narrator's hermaphroditism [R]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 17, 2002.
- [12] Oyserman, D. *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M] .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cation, 2004 : 168.
- [13] Plunket, Robert. Myth understood [N] . *The Advocate*, 2002 (10) : 67.
- [14] Quin, John. *Middlesex* by Jeffrey Eugenides [J] .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2 (10) : 975.
- [15] Rodríguez, C.F. Of Self and Country: U.S. Politics, Cultural Hybridity, and Ambivalent Identity in Jeffrey Eugenides's *Middlesex* [J] . *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2006 (33) .
- [16] Schiff, J. A.. A conversation with Jeffrey Eugenides [J] . *The Missouri Review*, 2006 (3) : 100-119.
- [17] Trendel, Aristi. The Reinvention of Identity in Jeffrey Eugenides's *Middlesex* [J] .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11 (6) .
- [18]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87-93.
- [19] Wood, James. Unions [J] . *The New Republic*, 2002 (10) : 31-34.
- [20] Womack, K. & Kani, M. A. "Why don't you just leave it up to nature?" : An Adaptationist Reading of the Novels of Jeffrey Eugeneide [J] .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2007 (3) : 157-173.
- [22] Young, Robert.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M] . London: Routledge, 1995.
- [22] Review [J] .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14 (6) : 27.
- [23]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中性 [M] . 主万, 叶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24] 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M] . 韩敏中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8.
- [25] 杨金才. 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 [J] .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1) : 6.
- [26] 朱迪斯·巴特勒. 消解性别 [M] . 郭劫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9.

本刊声明

1. 本刊所发作品仅为作者观点, 不代表编委会或编辑部的立场。
2. 欢迎对本刊所登文章开展学术讨论。
3. 本刊对所发作品享有中文专有出版权, 请勿一稿多投。
4. 欢迎转载本刊文章, 并按规定付酬及注明出处。
5. 本刊对来稿保留修改权, 有特殊要求者, 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所发论文享有汇编权、翻译权、电子出版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让权, 所支付费用合并于稿费中发放, 如有异议, 请事先声明。